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台湾)廖辉英作品系列

窗口的女人，等待的是属于别人的男人

窗口的女人

Liao Huiyingzhuopinilie

55769

窗口的女人

主编:常君实



200113581



中国文联出版社

7247.57/88

(京)新登字 172 号

责任编辑:尹元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窗口的女人/廖辉英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1

(廖辉英作品系列/常君实主编)

ISBN 7-5059-2404-4

I.窗… II.廖… III.感伤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0327 号

窗口的女人

(台湾)廖辉英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平谷县胶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2 插页 133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ISBN 7-5059-2404-4/I·1759 定价:8.80 元

序 言

阴阳谐调,男分女归,一直是中国人对男女关系的正常指标。但近年来,这种论调显然有变。

我们如果要问,十年前的男女关系,和今日的男女关系有何不同?我想较接近“事实”的答案应该是:“在一起”的形式改变,而且趋向于多样化了。

“结婚”自然仍是诸多形式中底盘基础较大的男女相处模式,所以,仍有不少人以此为目标而努力着。至于婚后是否彼此终生不渝,则未必对对奉行;而以前列为婚姻要素的传宗接代,更是信徒大减。男外女内的家庭模式,更因产业结构、教育制度、两造条件及世界风潮而未必当然。

此外,单身族、同居不婚或不能婚者(一方有偶或双方皆有偶)、契约伴侣、周末性侣等等,不一而足。比起从前男女相处形式,表面上,最少目前叫得出来的名目较多;而女性一贯的从属位置,如今似乎也大大提高到对等或稍偕的地位了。

那么,今日的男女关系,实质上又有什么改变?

以一种稍稍悲观但较深入持久的看法分析,男女关系发展到最后,如果不是和谐稳定、无怨无悔的局面,通常就会产生许多等待的女人,这似乎是千古不易的定律;也是女性不愿承认,但却无力去否认的事实。

因为,男性处事为人,通常采取进而攻的方略,而不管时代如何演变,退而守,似乎仍是女性较常沿用的方法。今天,我们有不少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她们有些一直未婚;有些非常

ABZ 01/05

幸运，有一位了解、谅解也襄助的丈夫，另有一些，走过爱情中婚姻的阴影，寻到了自己，也再造了自己。除了第二类的幸运者之外，女性出人头地，事实上常要经过一番自我挣扎，或必须经历一段不适合或椎心刺骨的两性拔河之后，才能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来到那种标竿境界。

试问，这样的女性到底有多少？就像有位名女人向知心好友说的：“××呵，人生不见得都像你想像的那样光彩！”光圈背后，有多少淌着血的寂寞芳心？她们自持某种戒律，或执著某份情意，或等待某个特殊的男人……窗口企盼，听过多少足音，等过多少寒暑，跳得开的，真正能有几人？

那还是见识、学问、能力较好的女性。其实，有许多芸芸众女，高举不结婚的免战牌，未必是她们的初衷。有那一个女子，拥有一个我爱爱我而又条件相当的爱侣，会去拒绝婚约的？不结婚的女人，其实有许多是肇因于实际的障碍和自己的心障，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事实虽然残酷，却仍是事实。表面上看，社交公开，女性甚且可以主动，看来似乎机会无穷。然而，擦肩而过，举步匆忙，如果不是因缘特殊，一个女子的好处，很维在皮相接触下，吸引那些事实上也为安身立命而正面临从前男性未必感受到的庞大压力而正焦头烂额的现代男性，匆忙与不安，失婚才是造成单身贵族最大的原因。

失婚与不婚，基本上又是造成男女两性第N类不正常接触的主因。“我的心是坚贞的，但我的肉体却是软弱的”，禁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的人，到底有多少？晨妻、午妻、周末妻、出差妻，形式愈多的婚外情，造成愈多怨偶，也造成更多等待的女人。

等待愈多,放弃愈难。所以有些妻子以外的女人,预感到两情渐次淡漠疲乏时,她们会想出各式各样的挽救方法,以图谋这没有保障的婚外情得以注入再生新血。而礼教、规范管束越来越松;民法对合法妻子欠缺保障,光是抓奸就困难重重,举证、现场都不容易;离婚丈夫无庸负担赡养费,孩子又多半归属丈夫,这使男性更加有恃无恐,间接也助长了婚外情第三者争夺的雄心。一己之力量不够,干脆怀个孕、来个孩子,以下一代和发妻分庭抗礼。

事情发展至此,男性真是越来越左右为难了。如果妻子尚有可资留恋之处,而且也愿意心气吞声,采取令浪子自动回头的柔婉手段,那么,这段公案,最少会造成两个女人的等待:其一等待倦游归来的丈夫,加一则等待瞒妻耳目、窥空而来的情郎。在悲怆、自弃和嫉妬的交攻下,等待的滋味如何蚀心,真是不言可喻。

也有些自诩为独立自主的女性,一开始便摆明不争名衔、只求实质欢乐的“情妇”姿态。她们有钱、有不错的职业和生活品味,而看得上眼的男人全“已婚”,未婚的男子则互不对眼,缺乏令她们贸然结婚的魅力。她和情人的关系,一开始正如自己盘算的“自由和如鱼得水,相处时如胶似漆,分开时各自发展。然而,情感是不退则进的,情分越深,期盼越多,渐渐便侵触掉刚开始的潇洒和独立。于是,不愿等待的女人,终于也沦为等待之列了。

那么,有着正常婚姻的妻子,该不必熬受等待之苦了吧?也不尽然!男性有太多让女人等待的理由了:加班、应酬、开会、打麻将……这可是正正当当、妻子必须谅解的理由啊。

亮不亮灯，窗口后面，恒常都有一则故事。故事里，总有一个等待的女人。不管等到的是什么，不管女人是否承认，等待总是个事实。

1

火车通过隧道的时候，车厢内乍然灯火通明。在剧黑与晃亮之间，游移着一种与朱庭月心境相近的幽微。

她从窗镜中睨视着隔了走道，坐在另一侧靠窗座的何翰平。

她已经这样窥视了他半年之久。半年之间，千山万水的心路历程，正像这一程曲折、隐晦而寂苦的孤独之旅，无人与闻，无人存问，相反的，她必须规避所有的关怀与注意，默默涂写她一己不为人知的心曲。

说是不为人知，也许并不正确，因为，何翰平在这段期间，一直将他内心的自我挣扎，表现在和她的眉目追逐之中。

通过隧道，一切又豁然开朗。朱庭月默默将目光收了回来。坐在她身侧的丁文姗打了个哈欠，挪动一下身子，说：

“下站就是了。搭火车还真无聊，幸好是大伙儿一道去。”

朱庭月看看窗外景色，回说：

“我倒觉得满有趣的，天天上下班，看惯台北乱七八糟的交通和街景，有时能换换口味，挺不错的。何副理这样，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六天在台北，一天在乡下老家，好像度假一般，比我们这种单调的台北族生活有趣多了。”

“他太太和孩子一定不觉得有趣，七天有六天，家里的男人不在，能有什么趣味？”

朱庭月笑她：

“你是有丈夫的人，比较了解个中滋味，我可不懂。”

丁文姗瞄她一眼，别有趣味的说：

“你啊，一肚子山水，骗谁！”

“骗谁？”朱庭月辩说：“浅滩见底，能骗得了谁？”

丁文姗笑笑，也不追击，略蹙蹙眉，说：

“要我是何翰平老婆，我就拼死搬到台北和他住，否则啊，日久会出毛病。工作、工作，工作又算什么？保住饭碗、失去丈夫，这样的女人，又算什么成功？何况，听说她只是一个小学教员。”

“小学教员，怎能说只是呢？现在要谋个教职也不简单啊，又是在省辖市。”朱庭月声音黯了黯，像是在和自己争持似的：“而且，何副理也不像你所说的那样，真有什么婚姻危机，像他那种顾家的男人，有哪个女人攻得进去？人家这样离家上班，也有好几年了，也不曾听过什么事情发生——丁大姐就是喜欢过甚其辞。”

丁文姗转头正视着朱庭月，半晌，才似笑非笑的说：

“庭月，但愿你说的是真心话。”

正说着，何翰平偏过头，向她们这边做了个下车的手势。两个女人暂时打住了敏感的话题，不约而同都动手整理坐绉了的衣襟。

朱庭月今天穿了条紧腰身、腹前打摺的改良型牛仔裤，白色麻纱衬衫在前腰打了个蝴蝶结，素雅简朴之中，透着刻意修饰的设计。她把长发在脑后扎了条辫子，宽宽松松的，以掩饰那头细而不多长发。

今天这场暗中较劲的初见，虽然对手浑然不知，但朱庭月却卯足了劲。因为，这是何翰平首次能同时在同一场景中，见到他的妻子和朱庭月。虽然他未必存心比较她们两人，不过，两个女人站在一起，自然而然有了比拼的事实，像他那样敏感内敛的人，不会不注意的。

朱庭月曾经看过何翰平的全家福，他的妻子瘦削而严峻，五官鲜明，看起来是个有效率的人。而朱庭月自己，却是个皮肤白皙而五官缺乏棱线和角度的女人，她唯一的长处，也许就是即之也温的柔和吧。

论到年龄，二十九岁的朱庭月和三十五岁的何太太相较，原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但是，一个未婚女子和一个生养过两个孩子的妇人，身段容颜高下立判。何况，何翰平长年不在家，持家、育儿，加上有一份全天候教职的主妇，其操劳是可以想见的。

朱庭月那一身打扮，处心积虑抓紧了这个机会点，彻头彻尾展露出前所未有的新鲜。所以，在火车站乍然出现，工程部的李友昭便朝她猛然吹了个尖而响的口哨，嘻皮笑脸的说：

“怎么啦，今天改变形象，大突破？”

会计部的老大姐丁文姗撇撇嘴，不无酸辣的抛了个白眼过来：

“唷，跟谁比呀？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似的。”

她实在没有办法喜欢丁大姐，后者那种什么事都瞒不过她耳目的精明厉害，真叫人受不了。尤其丁文姗又喜欢以卫道的姿态抨击朱庭月的作为，更叫庭月无法忍受。一

一个女人，谈过恋爱，结了婚，经历过那么多红尘岁月，为什么不能了解另一个女人的寂寞和无奈呢？当她自己幸福福和丈夫儿女，坐在客厅看电视时，她能想像别人空荡荡、里里外外像千万只虫蚁在钻爬的骚然吗？朱庭月实在很想这样对丁文姗质问；可是，丁文姗的回答绝对是理直气壮的毫不饶人：

“没人挡你找男人，不过，要找去找个没结婚的。那才叫自由。不然，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也叫自由？那是掠夺、是偷窃啊。你换个立场想想，如果你自己的丈夫被抢呢？”

丁文姗每次讲话永远不指名道姓，随便报上一则社会新闻，都可以供她指桑骂槐好一会儿。朱庭月不巧是她属下，座位不偏不倚又在她下首，十回有九回拉不下脸走开，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每当那个时候，朱庭月便恨不得离开这个她工作了十年的地方。薪水不多，升迁无望，何必又受这份闲气？可是，何翰平在这儿，她怎能就这样走开？

“走吧，难道你还坐到台中不成？”

丁文姗推了朱庭月一把。朱庭月往后一缩，带刺说道：

“你先请，我哪敢走在你前面？”

败兴！朱庭月恨恨在心中唾骂。上个礼拜，决定到何翰平老家采枇杷，听到丁文姗也在被邀之列，朱庭月内心便无法畅快。丁文姗败兴还在其次，要命的是她那种随时窥伺朱庭月，又喜欢带针带刺讽刺的作风，真是令朱庭月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

然而，认真说起来，今天能够到何翰平老家去，还真得拜丁文姗之赐呢。何翰平的工作，和会计部息息相关，会计主任丁文姗只要有意刁难，何翰平当月整个部门的业绩奖金便没有办法准时发放，所以，即令是他那样不苟言笑的人，遇上丁文姗，也得多巴结一点。

提议要去何翰平老家，是朱庭月的主意。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最接近的人，就是最不能接近的人……反过来说，似乎也言之成理。无论如何，她总得见他太太一面……可是，丁文姗会来，却大大出她意外。

朱庭月默默跟在丁文姗背后走出月台。七个人分坐两部计程车往市外走。也不知是有意或无心，丁文姗拉着朱庭月，就往第二部车子坐。身为主人的何翰平，扶着另一部车子的车门，看着朱庭月她们坐进车中，然后自己才返身上车。也许是错觉，朱庭月仿佛在他眼中，看到一抹歉然和无奈。

就这样一个眼神也就够了！最少他知道自己的心意，虽然身不由己，有那无言的安慰，朱庭月突觉豁然开朗、心情大开。

车子才堪堪停在前院，屋子里便跑出两个一高一矮的小女孩，一路喊着：

“爸爸！爸爸！”

朱庭月站在大门前，有一刹那无法自持。她能够接受何翰平是人家的丈夫，却无法忍受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夫妻情分可以割可以舍，骨肉血亲却是一体难分的宿命。仿佛一道墙，尽管早已知道，但真见着了，朱庭月却站在那

儿，一步也跨不出去。

丁文姗扯她一把，嘴不饶人的说：

“走啊，难不成临场退却？”

一位淡妆妇人迎出了客厅。

乍见之下，比照片中或朱庭月的想像里要高大许多。也许又因为是高大身量的关系，所以看来相当严肃。

何翰平趋前扶住妇人的肩，笑着向大家介绍：

“我太太，叶芳容。”突然福至心灵临门幽了一默：“各位可以叫她叶老师。”

叶芳容笑推丈夫一把，似嗔还笑：

“这人怎么搞的？各位不知多有学问，还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叫什么老师？”

“应该的，应该的，老师就是老师，那有不能叫的？”丁文姗边应酬边把带来的饼乾礼盒递了过去。

叶芳容大大方方接了，很得体的说：

“让大家破费！请坐，别尽站着讲话呀。”

何翰平蹲下，一手搂着一个女儿，左右开弓各自亲了两个女儿一下，才说：

“叫阿姨、叔叔呵，心欣、心怡！”

两个女孩怯怯的喊着叔叔阿姨。五官辨不真切像谁，倒是没有母亲那份威严，甜甜的，自有孩子式的可爱。

介绍的时候，朱庭月看得出叶芳容对他们几个耳熟能详，许是平常何翰平回家常讲，今天见面，她只不过把名字和人联一联、对照着看而已。

“翰平在公司，常常受各位的照顾，他回家常讲，我

一直想当面谢谢各位。”

“哪里的话，大家都是同事，何副理人挺好的。”

“是啊，我们这些后进经常受他照顾。”工程部几位年轻男同事，接了丁文姗的话，异口同声的投桃报李。

丁文姗转头问何翰平的女儿：

“心欣、心怡几岁啦？”

“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叶芳容笑着反问丁文姗：“丁主任几个小孩？”

“也是两个，我的大儿子，老二都十一岁了，老大比我还高。”

“怎么不带他们来？”

丁文姗笑了笑，有些得意又有些不好意思：

“两个都在补习，一个补英文，一个上补习班——没办法，升学压力，不补不行。”

“这样，您先生不就落单了？”叶芳容有意使气氛轻松，说了个自己并不擅长的俏皮话。

丁文姗哈哈大笑，说：

“我们是老夫老妻了，还在乎什么落不落单？何况只是一天半日，不像你们家何副理，长年在外，你放心啊，何太太？”

朱庭月一听话头扯到这里，便担心丁文姗用话削她，或向叶芳容暗示什么，一颗心顿时忐忑起来，人便燥热燥热的，连叶芳容回些什么都没听进。

还好何翰平适时解了围：

“喝茶、喝茶，各位看看味道怎么样？我们自己茶园

焙的茶。”

“何副理家也有茶园？”工程部的蔡姓男同事惊讶的问道：“如果我家有这些产业，我就留着经营，绝不上班。”

“如果你家有这些没用的田产，你就不会说这种话。”大伙哄然一笑。蔡姓男同事又说：

“有土斯有财——”

何翰平截断他的话，说：

“看什么土。”

叶芳容来请大家用餐，满满一桌佳肴，看得出相当费心、费时才张罗出来的。丁文姗代表大家客套，叶芳容说：

“你们赏光，我学了烹饪，英雄才有用武之地，否则都白学了。”

朱庭月一旁默默听着、看着。叶芳容的贤慧能干，真是无懈可击，每一句话都有学问，连一向尖嘴利舌的丁文姗都说不过她，自己更是望尘莫及了。

有这样贤慧妻子的男人，会是什么心情？朱庭月心头流过这个问题，眼波不自禁便扫向何翰平。

斜坐在圆桌对面的何翰平，不经意也正看着朱庭月。接触到她的眼光，心下一惊，急急移了开去。

不知怎的，朱庭月觉得叶芳容的气势，远远罩着何翰平，也罩着她未可知的一片情感前途。

饭后在后园摘枇杷，叶芳容掩了过来，笑对朱庭月招呼：

“乡下地方，不像台北，没什么好玩的。”

朱庭月未料叶芳容有此一招，慌乱中，不自觉便语无

伦次起来：

“这里也不算乡下——其实台北并不怎么好玩，我是说——”

朱庭月觉得自己越说越错，及时住了口，浑身不自在的僵着。

“我们翰平，平常日子一个人在台北，不是看电影就是去什么MTV，听他说起来，还挺有趣的。还好他不跳舞，否则如果也和人去地下舞厅，那就不太好了。朱小姐平时也常看电影或什么的吗？”

朱庭月摸不清叶芳容的真意，但料想自己的心事她应该无从知晓，因此便放大胆子，努力从容的回答：

“我家住在台北，每天通勤，通过半个台北市，累都累死人，尤其挤在公车里，没位子坐，台北路况之挤，回到家人都快虚脱了。何况，我每周有三天在学裁缝，剩下的时间不好乱跑，否则，老人家总会嘀咕。”

“学裁缝？”叶芳容有些诧异：“现在成衣那么普遍——而且，学起来很苦吧？年轻小姐很少人愿意花这种精神的。”

“我有兴趣，我已经学了好几期啦，现在会做大衣了。”朱庭月甜甜的笑说着。

“朱小姐的工作不错嘛，难道学了要改行？”

朱庭月拿眼偷看一下丁文姗，故做害怕状说：

“可别让我们主任听到——我那工作，稳定是稳定，可是，太没有起伏和创意了。而且每天上下班，既耗时间又伤神，自己都没什么时间做些喜欢的事。我常想，人生真是过眼烟云，一转眼，什么全过去，活也没活充实，过也

不曾随自己心意，何苦！”

“朱小姐想得多，心窍玲珑。像我，还不是一天过一天，我比你好的，是上下班骑摩托车，比较不花冤枉时间，不过，冬天冷起来，风刮得人颜面疼痛，你是知道新竹风的。”

“叶大姐真能干，何副理就是有你这贤内助，才会这样放心。”

“哪里，一个女人独力照顾家和孩子，其实非常辛苦，我屡次要他换个工作，最少找在新竹或中坜，我们买部车，他可以通勤——可是，你也知道，工作也不那么容易，尤其是要适合的。”

“是啊。”朱庭月嘴里虚应着，念头一转，换上欢快的笑容，抓住叶芳容的手，说：“我帮叶大姐裁两件衣服好不好？”

“那怎么好意思？你那么忙，不要了，朱小姐自己多做两件才好。”

“没关系的，叶大姐如果答应，还是帮我的忙呢，因为我正好练习一下——哪，就这样说定了！我皮包里有软布尺，顺便帮你量尺寸。”

“那不好，我手边也没布料。”

“叶大姐信任我一次，连布料、样式、颜色，全权委托我好了——嘘！就这样决定，别嚷嚷，待会儿偷偷到你们卧房量尺寸，别让丁主任知道，不然没帮她做不好意思。”

她们继续摘了会枇杷，趁着大家哄哄闹闹的，叶芳容将朱庭月引进他们夫妻卧房。